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帝
疆
风
云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帝
疆
風
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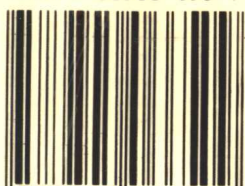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650-7



9 787805 066509 >

ISBN 7-80506-650-7/I • 293

定价: 28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44

帝疆风云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
帝疆风云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帝 疆 风 云

作 者 独孤红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0 字 数 38 万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 - 80506 - 650 - 7/I · 293

定 价: 28.80 元(上下)

西部一带的风景,在京畿是数得着的!

风景最美的时候,除了春天应该就是秋天了。

秋天的景色是肃杀了些,可是肃杀中所透露出来的美,不是任何一个季节可以比拟的,菊黄枫红,丹桂飘香,加上肥蟹几只,佳酿一坛,不永远是诗人们的最爱么!

西部有一座大宅第,建筑宏伟,占地也大,美轮美奂,林木森森,深不知有几许。

这么一座不亚于王侯之家的大宅第,应该是进出人多,门前车马不断,至少门前也该有几个站门的。

可是理虽如此,事却不然,这座大宅第两扇朱红大门紧闭,不只是门前不见站门的,就连那丈高的围墙里头,也听不见一点人声。

难不成这是一座没人住的空宅!

不会吧,空宅怎么会有客人造访!

客人,来自门前的大路上,这条路,通京城往西部,西山的干道。

不提软轿，只看那四人四骑，就可以知道客人是什么来头。

四匹马，清一色蒙古种健骑，鞍配十分讲究，每匹马的鞍边，都挂着一把红丝穗，金丝缠把气昂昂，八道目光更像利刃，扫谁一眼能让人不由自主的机伶伶打个寒颤。

软轿停下，当然轿后两骑也跟着停下。

前面两骑左边的骑士翻身下马，至前面轿前恭谨躬身：“启禀大人，李府到了，容卑职上前叫门。”

“叫门！”前面软轿里传出诧异一声，随即轿帘掀起，一个穿长袍马褂的清臃老者探出了头，一看大宅第大门，不由又是一怔：“怎么回事儿，不在家也不该这样儿，倒像根本没人住。”

那骑士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这就知道了。”

清臃老者下了轿，就在轿前立望。

骑士走到大门前，抬手就要扣门环。

只听一个清朗话声传了过来“诸位找谁？”

骑士停手，跟清臃老者，还有那三名同伴，四名轿夫循声望。

一眼就看见了，大门西围墙的那一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一个人，四五年纪，身材颇长，一身庄稼汉打扮，但是沉稳、英挺，还有那自然流露的不凡气度，却不像个庄稼汉。

清臃老者忙道：

“我找这宅第的主人。”

沉稳、英挺年轻人道：“我就是李诗，请教！”

清臃老者忙趋前拱手：“原来就是李公子当面，老朽有眼无珠，老朽荣琦。”

李诗握起了双拳：“原来是领侍卫内大臣荣大人，我才失敬，请蜗居奉茶！”

他抬手让，却是往西边围墙的那一边让。

清臃老者荣琦讶然道：

“李公住在后头？”

李诗微笑道：“蒙圣恩重建寒家，宅第是建好了，人却只有李诗一人，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宅子，浪费了，所以特在宅西林子里多搭一间茅舍暂住，至于寒家宅第，还是等亲人团聚后再说吧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荣琦道：

“老朽有公务在身，不敢多停留，多谢李公子好意了。”

李诗道：

“这么说，荣大人来找李诗是公务？”

“正是，老朽奉旨来请李公子进宫。”

李诗微愕：“进宫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自鳌拜事后，我一直没进过宫，也多年没进宫了，荣大人可知道皇上有什么事？”

“老朽不知道，也许是多年不见，皇上想念李公子。”

李诗迟疑了一下：“既是皇上宣召，随便派个人来就行了，怎么敢当荣大人亲自跑这一趟……”

“李公子好说，应该的，早年老朽不在皇上身边，无缘拜识，如今能奉旨来请李公子，这是老朽的荣宠。”

“荣大人言重，李诗更不敢当，请先回去覆旨，李诗随后就到！”

“李公子，另有一顶软轿供公子乘坐，圣上旨意，请公子马上进宫。”

这么急？会是只为了想念么！

李诗迟疑了一下：“请稍候，容我换件衣裳。”

“公子请便！”

李诗转入西边围墙后不见。

荣琦陪着李诗匆匆来到御书房外，今天的御书房外竟然没有小太监站门，就是连大内侍卫也没有，大内侍卫都撤到了几丈外。

这又是个不寻常。

荣琦在门外躬身：

“启禀皇上，李公子候旨觐见！”

御书房里传出一声：“快请”。

不只是“请”，而且是“快请”。

荣琦转过身，忙往御书房里让。

李诗欠欠身，随即迈步进了御书房，荣琦居然没跟进去。

御书房里只有皇上跟万顺和在，几年不见，皇上长大了不少，万顺和也老了些。

一边御书房，李诗就觉得气氛有点不对，可是却没办法觉出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。

皇上原在背着手走动，显得急躁不安，一见李诗进来，立即停住。

万顺和原低着头，一付惶然惊急状，李诗一进来，他马上抬起了头，老脸上的神色更是清晰的落在李诗眼里。

李诗上前躬身：

“草民见过皇上，恭请皇上圣安。”

皇上抬了抬手：

“李侠士，咱们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草民一直没有进宫请安，请皇上恕罪。”

“李侠士，咱们之间是君子之交，你就别客气了！”

“谢皇上不罪之恩！”

万顺和这才颤巍巍的走了前来，拉住了李诗的手，一只老眼里竟然有了泪光：

“李爷，好久没见您了，您安好？”

李诗很感动，反握住他的手：

“托您的福，您安好！”

万顺和竟然流下了老泪两行：

“我才是托您的福呢，只是不知道还能见您几面了。”

李诗只当是老人感伤之余的随口话，刚想安慰几句。

只听皇上道：“好了，万顺和，没人怪你，我只是问问你。”

李诗听出了话中有因。

那知万顺和忽然哭出了声：“万岁爷，奴才也是不得已呀，不信您问问李侠士，他最清楚！”

这句话原是——

李诗道：

“多年之后的今天，皇上突然宣召草民入宫觐见……”

皇上道：

“我召你进宫，是为跟你查证一件事。”

“请皇上明示！”

“据说我皇阿玛还健在！”

这简直是晴空里的一个霹雳！

李诗心头猛震，急道：

“皇上，事关重大，您千万不能……”

“李侠士，不要跟我说这些，只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。”

这要是别人，李诗可以一口否认，可是这是对皇上，他不知道皇上已经知道多少了，顿时感到难以回答，他望向万顺和，想从万顺和那儿得到一点暗示。

万顺和何许人，怎么会不懂李诗的意思，他道：

“李爷，是皇太后告诉皇上的。”

是皇太后，这就麻烦了，李诗他要是否认，不就等于指皇太后说谎，这是什么事，能指皇太后说谎，何况皇太后并没有说谎。

知道这件事真象的，没有几个人，要是一旦事情喧嚷开来，那对文武百官跟天下百姓——

李诗暗一咬牙，毅然道：

“回皇上的话，太后所说，是实情。”

皇上倒是显得很平静，道：

“听太后说，我皇阿玛是在‘五台山’剃渡出了家。”

“这也是实情。”

皇上似乎有一点激动了，但是可以看得出，他还是忍着：

“听太后说，这件事跟一个叫董小宛的女人有关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听太后说，你是我皇阿玛托付的人，这件事从始至终只有你跟万顺和两个人最清楚。”

“是的，这是实情。”

“你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李诗又望万顺和。

万顺和苦着脸道：“李爷，以我的身份，有些话我不能说啊，要不我怎么会跟万岁爷说，我不得已呢！”

原来他说的不得已是指这。

不错，他说的是实情，照他的身份，有些话他的确不便说。

事到如今，由不得人不说，李诗遂把他知道的，他参与过的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

静静听毕，皇上再也忍不住激动，道：“苍天，我真是不孝。”

他忽然和西跪下。

万顺和忙跟着跪下，道：“万岁爷，这不能怪您啊！”

李诗道：“皇上，万总管说的不错……”

皇上竟然流了泪：“不，我皇阿玛还健在，我居然接掌大宝，我皇阿玛还健在，我居然不能晨昏定省，而让他老人家远在‘五台’受苦，我何止是不孝，简直就是大逆不道，愧为人君！”

他向着西边磕了头。

万顺和急忙跟着磕头。

皇上小小年纪，竟然如此，李诗深深为之感动，等皇上磕了三个头之后，他上前扶起了皇上：“皇上，您完全不知情，不知者有什么罪。”

万顺和跟着站起，道：“是啊！”

皇上转脸向李诗，一脸冷肃：“我要接我皇阿玛回朝！”

万顺和大惊：“万岁爷，不能……”

皇上怒声道：“怎么不能？”

李诗正色道：“万总管的没有错，您不能。”

皇上向李诗，话声中已没有怒意：“我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您是位圣明仁君，文武百官跟天下百姓不能欺君，但是人君更不能欺骗百官跟百姓。”

“我不管……”

“您不能不管，否则您是陷皇上于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那您就真不止是不孝了。”

皇上的脸色连变了好几变：“那难道就让我这么算了？我不能，我会一辈子不安，我宁不要这个王位，不当这个皇上。”

万顺和大为惊慌：“万岁爷，您千万不能，您更不能，那您岂不是违背了先皇帝的遗诏了么，不、不、不，不是先皇帝，不是遗

诏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”

皇上显示没跟他计较那么多，凝目向李诗：“那你得跟着我去一趟‘五台’。”

李诗忙道：“皇上……”

“李侠士，以前我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，这是我这个做人子的起码该做的了。”

还真是。

“草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

“李侠士，我要是不能上‘五台’看看我皇阿玛，我真宁可不当这个皇上，我还配为人君么？”

李诗迟疑了一下，毅然点头：“草民遵旨就是，只是皇上怎么个去法？”

“怎么个去法，什么意思？”

万顺和忙道：“万岁爷，李侠士是说，您得轻车简从，暗地里去，可是怎么瞒文武百官呢？”

“那容易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。”

“万岁爷，要找个合适的理由不容易啊！”

“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管准备车马，到时候跟着去就是了。”

“奴才遵旨。”

李诗道：“请皇上示下，什么时候启驾？”

“是今天晚上，不是明天一早，你看什么时候好？”

“明天一早吧，夜晚路上不好走。”

“好，那就明天一早。”

“草民遵旨！”

一辆高篷东套黑马车，在城门口刚开的时候驰出了城，高坐在车辕上赶车的是李诗，不用说，车里坐的，一定是皇上跟万顺和。

出了城门，掀开了密遮的车帘，皇上有点兴奋，也有点激动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道：“外面的世界真好！”

多少人羡慕大内天家的人间极富贵，皇上他却说外面的世界真好。

万顺和道：“万岁爷，您又不是没出来过。”

皇上道：“出来的时候年纪太小，记得什么，又懂什么。”

这倒是。

秋高气爽，一路之上的田原郊野，虽然看不到什么，但是对一位久居深宫的小皇上来说，也够心旷神怡的了。何况这一趟是远上“五台”看望多年以来一直以为已经宾了天的皇阿玛，对